

##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1171号

投稿邮箱:xinfukan2@126.com

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言之有物,皆是文章。

## 择一人终老

□广西南宁 何小琼

家庭相册

年少时,在饭桌上母亲总会教导,筷子拿的位置要适当,不能拿太短,也不能太长。次数多了,就不耐烦问母亲是为什么。母亲就郑重其事回答,是为我好,以后嫁人才能嫁得合适,老一辈教的。

谁都会对未来的他有憧憬,少年英俊,玉树临风。但母亲又教导,不能期望太高,要觉得合适,谈得来就好。

许多年之后,也是经历过失败的恋爱,嫁得如今的夫君,年龄大我十多岁,平常之人,无过人容貌,无供我享受的资产。但这一嫁,就是到了如今的20多年,儿子上大学了,日子波澜不惊,安之若素。

初春的天气多变,龙年过得并不舒适。从初三我就咳嗽,喉咙干哑,食无味,夜不安眠,买了药吃,整日昏昏沉沉。他下了命令,不准我有吃辣椒的菜,煎炸更要远离,油腻也不能碰,唠叨得就像老妈妈。我气恼道,什么也不能吃,过个什么年。他堆上一个笑脸,咱好了再吃,龙肉都行。哼,我默默掉眼泪。

祸不单行,也许吃了药,肠胃闹起了意见,隐隐作痛,也没有腹泻得不可收拾的样子。我愁眉不展,有气无力让他赶紧用土方子给我煮点药水。他说,现在叶子还没发芽,到哪里弄?我可不管,眼泪不争气。我躺在床上,盖着被子。听到他开门到阳台瞧瞧,然后在窗台上找头灯,接着出门。想想有些过分,这夜色黝黑的,自家种的那株都没有叶子,下了楼那里会不会有还是未知数。

想起阳台那株药,是去年他在一个石缝里找到的,就香菇那么小,纤细得风都能吹掉

的模样。拿回来小心呵护,施肥淋水,松土,一样不少地侍候,比那些玫瑰、月季、茉莉还要上心。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纹丝不动,也不枯萎,也不抽芽,就像定型了。我没了耐心,他却一如既往地细心照料。过了许久,它居然开始抽芽,长高,虽然时常被风刮得东倒西歪,但就是屹立不倒,很是有骨气。他比我还高兴,说,你看,自己种了,以后要用也方便。我自然懂得,我肠胃一向虚弱,而这株药有相当好的功效,配上大米炒几下,然后放水煮,熬上些时间就成了一味好药。

想着想着,他回来了,从兜里拿出小塑料袋,显摆地给我看,里面装了一小撮叶子。他赶紧进厨房。听到锅头在响,水龙头的哗哗声,我鼻子有点酸。有一个肯为了你半夜忙碌的人,夫复何求?母亲所期许的我没有,但他是我所择之人,择一人终老,也是圆满了。

他沉默寡言,平时喜欢看电视,在手机看小说。我喜欢看书,在网校上课,写作,发表作品,面对电脑的时间多。我写的文章他从不看,也不干涉我的工作。但也就是他,与我携手走过这二十多年。他包容我,也怜惜我,足矣!

喜欢冯骥才写的:“择一城终老,遇一人白首。挽一帘幽梦,许一世倾城。写一字诀别,言一梦长眠。我倾尽一生,囚你无期。择一人相爱,等一人终老。痴一人深情,留一世繁华。断一根琴弦,留一曲离别。我背弃一切,共度朝夕。”你看,人生不过如此,为一人倾情,择一人终老,缓缓走,慢慢看这一世风景。

我比小桦聪明听话,我却却没有红灯笼,为什么他家不用红灯笼换鸡架。

她走过来摸摸我的头。“买,咱们也买红灯笼,宝儿乖,宝儿不哭,奶奶一定给你买个比小桦的还好看的红灯笼。”她轻轻擦掉我的眼泪,转身走进房间。只见她细细数起了这段时间攒的鸡蛋,接着又从壁橱里拿了张纸币揣进了怀里。今天走村的货郎还没来,为了我心心念念的红灯笼,她揣着我的小小梦想踩着三寸金莲出了家门。

盼啊盼啊,日渐西斜,还没等到她归家,满腹的委屈发酵,我倚在门槛上号啕到睡着。直到她轻声将我唤醒,一睁开眼,一盏红彤彤的精致小灯笼在我眼前微微晃动。我乐得原地蹦起来,余光里,她正眼含笑一脸宠溺地看着我炫耀。

时光如流水般匆匆而过,奶奶早已离我而去。可每年元宵节,我都会在心里默默地想起她来,想起那年的月辉下她为我买那盏红灯笼和她对我的那份永不消逝的爱。

两个哥哥做过几回代表,就再不愿充当友好大使了。他们比我年长几岁,知道这种年酒的滋味并不好受,满眼都是陌生人不说,坐桌子要论资排辈,吃饭很受拘束。就说谦菜吧,吃一口,搁一回筷子,不能连谦。待桌上有人举箸说“来,来,来”,才能进行下一轮谦菜。

硬派不行,母亲就出钱奖励,最高出到二毛,也买不动哥哥,母亲只能买通我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黄毛丫头。尽管我也懵懂地晓得,去远在十多里路外的那些人家吃年酒没什么意思,但两毛钱啊,可以买十次棒棒糖!

我吃得最牛的一次年酒,是八岁那年。中午放学去等了好长时间,其他桌子陆陆续续都坐满了客人,只有家常柜前的一桌空着。尽管纳闷,黄毛丫头还是第一个去挑了朝南的位子坐下,坐满了,就可开席,吃完饭还要上学呢。果然接着有几个人也过来坐下了。有人问:你是哪家的小孩?这个位子你不能坐!黄毛丫头不睬:我是代表,哪个位子不能坐啊?后来人群一阵骚动,主人领着几个城里装扮的人来到这一桌,黄毛丫头赶紧言明代表身份,并报上母亲大名,主人立马放弃调走我的打算,只调了席位。事后,黄毛丫头才知道,与主家城里的大官亲戚同席吃了一顿饭!出了这次洋相后,母亲拿再多的钱,也买不动黄毛丫头了……

不知过了多少年,我们那儿的年酒,演变成八菜八汤,八碟八菜八汤。再后来,不知哪一年,年酒倏地消失不见。如今没有年酒的乡村,少了年味的温情和欢乐。

年酒,只能成为我们这代人,一个关于春节,温馨而美好的独特记忆了。

## 当年雪地捉麻雀

□南京 贺震

岁月弦歌

## 买豌豆头

□南京 裴义红

鸡毛蒜皮

瑞雪兆丰年。下雪了,农家想到未来的丰收,开心;孩子们尽情地在雪地里嬉戏,快乐。而鸟儿可就麻烦了,尤其是个头小小的麻雀。春夏秋冬季节,麻雀在广阔的天地里,以虫子、花草种子与庄稼为食,到了冬季缺少食物来源的时候,便会向人类生活的村庄聚拢,以期从人类身边觅得食物。同时,给万物肃杀的季节增添生机和活力。

当皑皑白雪覆盖了地面,麻雀没了觅食的地方,便会饿得围绕农家院子乱飞。当此之时,几十年前的少年们,尤其是男孩子往往趁火打劫,玩起雪地捉麻雀的好戏。具体情形,大抵如鲁迅在《故乡》中所描写的那样。

有一年雪后,我和哥哥将院子的雪扫出一片空地,用一截树棍支起一个柳条箩筐,在箩筐下面放些红色的高粱、橙色的小麦和金色的玉米,在箩筐周围也稀稀落落撒一些做诱饵。在木棍着地的一端拴根细细的麻绳扯进屋里,我悄悄隐藏在温暖的屋里牵着那根绳子,全神贯注地盯着箩筐,等着麻雀自投罗网。

一群饿极了的麻雀,在天空飞来飞去。突然发现地上有粮食,先是有三只降落在附近的地面上,抖动着灰色的羽毛,叽叽喳喳地欢叫,想必是在交流发现食物的快乐,讨论能不能食用。刚开始,麻雀可能有些戒心,并不一下子就食用,而是围绕着星星点点的粮食蹦来跳去。观察和讨论了一会儿,一只毛色较深的麻雀试探着啄了一口,然后跳开,旋即又跳过去啄了两口。同时,另两只麻雀也开始凑近粮食,品尝美味。三只麻雀并不多吃,叽叽喳喳一阵后,呼地一下全飞走了。

过了一小会儿,呼啦啦一群麻雀降落地面上。原来,刚刚这三只麻雀是给同类报信去了。麻雀多了,果然胆子也大了,不再像之前那样谨小慎微,而是放心大胆地啄食起来。渐渐地,鸟群开始接近更为靠近箩筐,密度也更高一些的粮食。一只、两只、三只……少数见食忘命的麻雀彻底解除警惕,进入箩筐底下抢食那里更为丰富的粮食。

我的心跳不由加快,猛地一拉手中的绳子,箩筐扣了下来。在箩筐边沿啄食的麻雀快速反应,呼啦一下飞逃而去。在箩筐深处来不及反应的麻雀被扣在了里面,声嘶力竭地喊叫着。

我和哥哥赶紧冲过去,准备捕获那几只倒霉的麻雀。箩筐刚掀开一条缝,一只麻雀呼地一下从我手边箭一般地飞去。手忙脚乱之中,我和哥哥每人只捉住了一只。两只麻雀一大一小,眼睛里均透出惊恐与绝望。我用麻绳将大一点的麻雀捆绑结实,用火钳扒开房间里取暖火盆的灰烬,将麻雀埋进了火盆。不一会儿,火盆里便散发出让人垂涎欲滴的麻雀肉香。

那只小麻雀,过于瘦小,便暂时放它一条生路。我和哥哥两人配合着,在其腿上系一根细线,拴在窗台上养着玩儿。小麻雀心有不甘,一会儿啄自己腿上的绳子,一会儿扑棱着翅膀往外飞,一会儿声嘶力竭叫个不停,就是不肯吃食。小麻雀很快便没了精神,不知何时竟然死去。第二天下午妹妹无意中发现了死去的小麻雀,心疼得哭了一场。从那之后,我再也没有逮过麻雀。

后来听老人说,麻雀爱自由,气性大,不太容易家养,一般养不了几天便会气饿而死。由于麻雀这种难以驯服的秉性,人们通常不养麻雀,反倒为麻雀赢得了更多的自由。

在我的少年时代,麻雀被认为是与人争粮的“害人鸟”,与老鼠、苍蝇、蚊子并称“四害”,一度还在全国掀起过轰轰烈烈的“除四害”运动,是人们重点剿灭的对象。那时的报刊,还刊发怎样吃麻雀的文章。尽管如此,那时麻雀还是很多,一大群、一大片的,呼啦啦飞起来能遮住一片天空。

而今我已迈入老境,快乐的少年年代一去不复返,但当年雪地捉麻雀的画面依然深深刻印在我的记忆中。

过年前,我自告奋勇当起了采购员,跑各个菜场,荤的素的买了不少。女儿女婿回来过年,他们不空手,又带来许多熟食以及蔬菜,牛、羊、猪肉和鱼、海鲜等摆满了冰箱冰柜。至于那一捆一捆的蔬菜,因室内开地暖,怕温度高烂了,就摆在透风的阳台。老妻像将军检阅士兵一样,一一审视这些蔬菜,猛然,她在蔬菜丛中发发现少了一样东西:豌豆头,立即要我到菜场去买。

我得令不敢怠慢,从南菜场到北菜场,从大菜场到小菜场,都没发现卖豌豆头的,被人买光了。后来又跑到偏远的东宝路一家菜场,发现有的卖,过年蔬菜普遍涨价,价格贵得离谱。我很无奈,垂头丧气地回家向老妻复命。老妻说:“过年了,没豌豆头不行,再贵也得买。”我又赶紧到东宝路那家小菜店,幸好还有,来迟一步就卖光了。我也不问价格,买上3斤,飞似的赶回来。

老妻见整齐的豌豆头很是高兴,立马拣了起来。我问她:“家中的菜那么多,荤的素的都有,就是放开肚皮吃,年节时也吃不完,为啥非要买豌豆头呢?”老妻笑道:这是一种民俗,是过年图吉庆的一种说法,尤其是南方人,但凡讲吴语的,他们称“豌豆”为“安豆”,吃豌豆就是吃平安,吃安定。如今是冬季,豌豆少了,但大棚里长的豌豆头倒不少,菜场经常卖。

当惯了“用手掌柜”,当一次采购员才知道美食里的门道,也才知道家庭主妇们讲究的仪式感。过去只知道吃豌豆,却不知吃进肚里的是安定平安。

## 提一盏月辉

□苏州 张妮

微情一刻

从小我是在奶奶身边长大的。小时候家境不好,我俩的日常开销全靠她那几分自留地和几只下蛋的母鸡。奶奶每次卖鸡蛋,我总能得到一两毛钱的零花,时不时还有她从店里买来的鸡架和水饺打牙祭,那时我从未觉得家里困苦,现在回想起来,是奶奶为小小的我撑起了无忧无虑的童年。

记得往年元宵节的早上,她都会买一包汤圆,在老式灶台前煮煮片刻后,两碗圆滚滚、香喷喷的汤圆就端上了桌。我喜欢往汤里加盐,一口汤圆甜嘴,一口咸汤解腻,美不胜收,就是给肉也不换。

那年元宵节,她照旧准备了汤圆,可善变的孩子却闹起了脾气不再欢喜,赖在地上闹着想要邻家小桦手里发光的红灯笼。她犹豫了好久,语气无奈:“一只花灯要好几块呢,够给你买鸡架吃了,你不是喜欢吃鸡架吗?我们不要灯笼,过两天卖了鸡蛋给你买鸡架吃啊。”她的话还没说完,我又委屈地哭了起来。我哭为什么

春节有许多孩子,大年过后的年酒,是它的老么。儿时的家乡黄海之滨,整个正月,家家户户都在吃年酒,办年酒的喜庆中度过。年酒,延续着年味,亲朋好友乡邻间朴素的情谊在狂热的年酒中发酵。

办年酒的乡邻,那慎重程度,完全不输现今办一场中型的生日宴。当然,操办难度比现今大多了。

菜是八大碗。冷盘四样,煮鸡蛋(剖成四瓣)、花生米、红烧鱼、炸虾片;热菜有炒百叶、炒肉丝;汤菜肯定有红烧肉,最后是一道甜菜蜜枣或黑枣汤。当然条件差一些的人家要凑足这八大碗还是很头疼的。年酒的菜品与口味,往往显示出主家的实力与诚意,所以,一年一度的年酒,哪怕输了里子,也不能输面子。

餐桌餐具要借五六家才能凑全。主家和紧邻家的孩子,办年酒这天特别兴奋,像过年一样,他们成群结伴被派出去干借八仙桌,借长条凳,借碗碟汤勺之类的跑腿活,也是乐得屁颠屁颠的。不仅为了可以吃一顿丰盛的晚餐,那天还快乐着大人们团结协作的快乐。

客人,要请大队、生产队的干部,请左邻右舍,请亲朋好友,一顿年酒,正常的有七八桌,最少的人家也会请四五桌人。吃这样的年酒,代表自然是每家的大人。也有带小孩的,但小孩只能坐在大人后面的一张矮桌旁吃饭。不是特别爱跟路的小孩,是不愿意去吃这种有失“尊严”的年酒的。

母亲是大队妇女主任,到了正月吃年酒,特别忙,最多的同时有四五家宴请。父亲长年在

外工作,母亲分身乏术,就会发动我们兄妹仨。

## 吃年酒

□南京 陈卫华

舌尖记忆